

人间草木，叶落知秋

当一片落叶被风吹到脚下，才猛然发现，立秋了。

尽管暑热依旧未消，但立秋的热已是强弩之末了。汗流浹背的身体，黏黏的脖颈，仿佛在一瞬之间，便不可思议地干了。

风，不再是暴烈得如热浪般一波一波扫过肌肤，而是丝丝柔柔地拂过耳畔，带来初秋特有的凉意。原来，恍若有一只无形的操盘手，没有一丝痕迹地将季节从炎夏切换到了初秋。

立秋三候：一候凉风至，此时的风早已不是暑风，立秋的小北风凉爽宜人；二候白露生，露珠晶莹变白，自是秋的标志；三候寒蝉鸣，寒蝉最后一鸣，随着秋的到来而消逝。

宋代的时候，在立秋这日，皇宫内把盆栽的梧桐移入殿内，时辰一到，太史官便高奏：“秋来了。”奏毕，梧桐应声落叶，一叶落而知秋。久在樊笼里的人们，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凉爽。晨起

走出家门，草丛上结满了露珠，聒噪的蝉声也悄然退去了，任风滑过发丝，舒服地伸个懒腰。叶落知秋，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呀。

翻箱倒柜，赶紧换上长袖衬衫，热浪翻滚的夏天，也随着被丢进洗衣机里的

短袖汗衫一起被漂洗得清清爽爽。猛然间抬头，那在炎炎烈日下翠绿的银杏树，叶片边缘似乎染了一圈黄迹，仿佛有些憔悴了，不觉有些伤感，一年又快过完了，再过几个月，将是满树金黄。盯着窗外的银杏发一阵子的呆，数一数落下了几片树叶。可是又能说些什么呢，只能淡淡地说一句：“知道天凉好几个秋。”

不如，就将这似有实无的愁绪化



作食欲，狠狠地给自己贴个秋膘。

汪曾祺为此写过一篇《贴秋膘》，他说：“满屋子都是烤炙的肉香，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立秋贴秋膘，别有一番滋味。

饮食男女们，都行动起来吧。凉面、冰粉、雪糕暂时退居二线，热气腾腾的红烧肉、饺子、火锅、烤串通通端上来，这是立秋独有的仪式感。索性，直接钻进路边馆子，不管烟熏火燎，一

散落的蒲公英

当年我们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辅导员建立了一个QQ群，把大家都拉了进去。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无聊的时候，喜欢打开群看看大家近来怎样，可惜群聊天记录像一张空白的A4纸，一个字也没有。我有时候感慨，毕业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淡漠了。

是啊，毕业了，每个人像一朵烟花，“砰”的一声飞出去的那一刻，彼此相隔越来越远，各有各的灿烂去追逐，各有各的天空去绽放，可以说“从此萧郎是路人”了。大家又像是长在同一株蒲公英上洁白的茸毛，风一吹，它们就化作万千精灵，举着降落伞，乘着风飘向远方，寻一方土，落地，扎根，汲取阳光水分，然后生长。

或许，这一颗种子落在河边，因着近水的优势，贪婪地喝着清澈甘甜的河水，长得高高壮壮，无聊时，看鸭子、野猫嬉戏，夜晚时，又与露珠相拥而

眠。那一颗种子落在牛背上，牛儿背着她走了老远老远，在主人家的篱笆边停住了，长长的尾巴用力一甩，种子从牛背上跌进篱笆边的草丛中，从一片草叶，滑到另一片草叶，最后在一株牵牛花旁边停下了。从此牵牛花为她遮风挡雨，她才得以生根发芽。没多久，一株鹅黄色根茎的蒲公英诞生了，还好，有一串又一串的喇叭花作伴，她并不孤单。

又一颗种子不巧遇上了大风，风带着她飞过千山万水，飞到大洋彼岸，那里尽是石山石海，种子落进了石缝里。种子说，我想出去，没人理她。她只好自己寻出路。还好，种子在石缝里找到一撮柔软的泥土，安心躺下，不一会就睡着了。白天，石缝里照进一缕阳光，金灿灿的，种子觉得身上痒痒的。晚上，海风路过石缝，温柔地给种子盖上一层水汽，种子终于发芽了，嫩芽跟

着阳光的指引成长，终于见到岩石外的天地。

长在河边的蒲公英从未见过牛背上的风景，牛背上的蒲公英也未闻听过，大洋彼岸石山石海的波澜壮阔，石缝里的蒲公英也不会懂得，野猫和鸣凤的趣味。她们本是同一株蒲公英上的同一朵茸毛，因着不同的机缘巧合，而有了不同的际遇。

我们的母校就是那株蒲公英，我们就是一颗颗种子，被风吹散后，各自寻找自己的落身之处。幸运的是，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天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色彩。遗憾的是，我们在同一时空，有了不同的天地，各自为家，再没了当初的亲密。

没想到，突发的暴雨和洪水把大家的心揪了起来，让我们的心在同一频率跳动起来。在河南新乡，我们曾经一起成长过的家园，曾经养育过无

中共界首特支的建立及其革命斗争

（上接1457期C版）
“皖南事变”后界首中共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斗争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带领大批武装特务以巡视行政为名，责令皖北各县地方政府限制中共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搜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企图加以逮捕杀害。与此同时，蒋介石嫡系汤恩伯调集九个师约30万兵力以抗日为名，围攻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当年6月，新四军八师为了配合大局，避免内战，主动撤至津浦路以东。此时的中共皖北地委失去了组织领导，工作极为艰难。经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意，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决定将皖北地区党的组织关系转到新四军五师党委。

1942年2月，皖北党的工作形势更加恶化，中共新四军五师党委决

定，将皖北大部分党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到大别山区，以加强大别山根据地的各项工作。1942年4月，在中共界首特支工作的共产党员大都奉命转移离开，经中共皖北地委书记李轩同意，董种珊、马建中、王振江、程兰谷等人留下来转入地下工作。这些人在失去组织领导和组织联系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严守党的机密，顶住各种压力，无一人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并在力所能及和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地工作着，董种珊、马建中等人以教师为掩护，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在为党争取群众、教育青少年、扩大党的影响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初，中共豫皖苏边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派遣原中共沈丘县委书记、中共界首特支书记李文钦等回豫东皖北地区领导和组织党员继续开

展地下革命斗争。1943年4月12日，李文钦与原中共太和县委书记宋英等人在去河南新县卡瓦房开展革命活动时，被国民党顽军发现，李文钦等人在撤退中，遭到国民党军队一个连兵力的追击。李文钦被国民党军队追至当地东山顶进行反击时，终因寡不敌众，力量十分悬殊，李文钦中弹牺牲，宋英受伤后被俘。李文钦牺牲后，中共界首特支留守的党员董种珊、马建中、王振江、程兰谷等人再次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年秋，在国民党反共的高潮中，在白色恐怖愈来愈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力量，东山再起，在范庄小学教书的马建中、在皂庙小学教书的董仲珊和在界首“益丰花布行”管帐的王振江秘密聚会，商定：今后断绝一切往来联系，停止一切党内活动，隐蔽待机。自此，中共界首特支在界首的党组织活动完全停止。

1943年底，时任中共西华县委书记

架子车里的童年

时，父亲扶起车尾托在地上，我跟姐姐还要站在后面增加重量，害怕放飞车，车尾下的旧胎垫刮起地上尘土，仿佛一团龙卷风在往坡下移动。

卸了粪肥，往回走时，我踩着车轮轴头一下就蹦到车里，姐姐喊着脏，连忙在地头掰了几片泡桐叶铺在车厢里，姐姐在前边拉车，上坡时父亲搭把手推着，要下坡了父亲又得拖曳着车框，我悠然地坐在车里，听路旁风和树叶拉着话，看山后棉花云聚了散了，扯一堆丝丝缕缕的棉絮在瓦蓝的天空。忽然感觉架子车颠簸得厉害，姐姐故意沿着雨水冲的窝坑走，我向姐姐抗议，姐姐抹把汗看着我笑：“要不你不来走！”“下来就下来！”我则磨蹭到车

尾，姐姐的双脚就离了地，车轱辘起了老高，我比姐姐小两岁，可是个小胖墩，我赶紧回了几步，姐姐落下了地，我又爬向车尾，姐姐又翘起来，如此三番五次，我跟姐姐玩起了跷跷板，村外的土路上洒满欢快的笑声。

架子车平时放在后院，放学后我就偷偷地把架子车推出去，宽敞的打麦场里，已经排开了七八辆架子车，伙

伴们一起使劲抬起沉重的木车架，把车轮滚出来，我们约好了要推车轮比赛，每个人猫下腰，一只脚在后面使劲蹬着，一声令下，七八个车轮飞奔而去，按照路线，要拐过地头两个麦垛，再折回来，可我们回来半天，却不见民的身影，我们都赶到打麦场顶头寻找，最后发现栽在树沟里鼻青脸肿的民，车轮也散了架。

夏秋两季，每天下午我和姐姐还要推着架子车去村外打猪草。有时姐姐在人家帮大人忙，我就一个人拉着架子车去，出门正碰上推着架子车也去打猪草的林，我们两个就把两辆架子车搭起来，缰绳在中间系紧了，我坐在后面的架子上操纵着车轱辘，民在后面使劲推，等速度变快了他就跳上来。架子车跑起来的吱扭声和我们一路的呼噜声，惹得地里劳作的人不时站起来张望。树在往后闪，风在耳边刮，正当我俩玩得不亦乐乎，拐弯处突然冒出来一辆突突着黑烟的手扶拖拉机，我跟民一下子慌了神：“妈呀，救命呀”，说时迟那时快，从旁边玉米地中冲出一个身影，一把抓住了架子车，两辆架子车嘭当歪进了玉米地，压倒了一片刚抽絮的玉米秆，我们两个也被甩

口肉一口酒，毫不客气地囫圇下去，化成实打实的秋膘，犒劳一下被凉食填满的肚子，也抵挡一下将要到来的寒冬。

除了“贴秋膘”，在立秋这天还有很多风俗，尝尝时令瓜果，叫作“尝秋”，晾晒瓜果蔬菜，做成干菜干果，叫作“晒秋”。哦，还有“啃秋”——秉承着《诗经·幽风》中“七月食瓜”的优良传统，在立秋买个西瓜，全家围着啃西瓜，迎接硕果累累的到来。

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就结霜。从立秋之后，痛痛快快地下几场雨，秋意愈发肃杀。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不知不觉间，人间已换了一番模样。“我言秋日胜春朝”，有人爱秋；“万里悲秋常作客”，有人厌秋。人世沉浮间，当你我不经意中推开立秋的大门，大地上的故事便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轮回。

（龚凯健）

数颗种子的蒲公英，如今陷入困境。一株株散落在各地的蒲公英们闻讯纷纷行动起来。沉睡了许久的QQ群突然活跃起来，一个同学和奋斗在抢险前线的二十名志愿者饿着肚子，晚上找不到住宿，而在群里求助。在新乡的同学立即响应，帮忙在朋友圈转发，甚至自告奋勇去送吃的。仍留在母校任教的辅导员马上在群里发来免费提供住宿和用餐的酒店联系方式。

原来，世界并不冷漠，大家也都还记得年少时的美好，面对自然灾害，我们这些蒲公英的孩子们再次自发团结起来，空间和时间的相隔，也不会让我们真的分离。岁月静好的日子，我们在各自的天地里拼搏，而当大难来临时，我们又团结得比任何时候都紧密。明天，世界也会因这一株株蒲公英更加摇曳多姿。

（郭丹东）

记、中共豫东地委特派员的李彬，仍在豫皖边区的项城、淮阳、商水、沈丘、界首一带坚持党的秘密活动。他以拉架车搞运输的职业为掩护到界首了解党组织情况，住在界首贫民区“三支东行”。后虽然通过拉架车四处明查暗访到在皂庙小学当教师的董种珊，但终因当时白色恐怖形势严重，董种珊不敢违犯“停止一切党内活动，隐蔽待机”的约定，未与李彬接洽关系，李彬遂离开界首。1944年，王振江回临泉老家经商，董种珊到太和创办倪邱（赵庙）中学，马建中回太和肖口老家教书。他们按照党组织“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谋求各项职业的掩护中，等待着组织的召唤！

（完）

界首党史

出了架子车，最惨的是救我们的福印伯，脸朝下趴在玉米地里，手上早已血肉模糊。

过后很长时间，父亲把车架扶起靠在院墙上，车轮锁在羊圈里，再不允许我靠近架子车。后来家里养了一头毛驴，走亲戚或赶集，父亲都套好驴子，我们一家挤坐在车厢里，母亲这时候会给我们讲猴子掰包谷的故事；要是大冬天，车厢里还会放一床暖脚的小被子，然后父亲坐在车轱辘上，皮鞭挥动着，父亲“驾驾”的声音回荡着。碰上逢年过节，车上采购满了年货，我跟姐姐就会坐在车轱辘两边，父亲牵着驴子走在前边，忽然驴子直起了长尾巴，父亲笑着冲我们喊：“快捂住鼻子。”可粪便还是擦在了车轱辘上，姐姐嫌弃地落在车后面跟母亲走路，我不想走路，翻身爬上了车轱辘，皮鞭挥动着，父亲“驾驾”的声音回荡着。碰上逢年过节，车上采购满了年货，我跟姐姐就会坐在车轱辘两边，父亲牵着驴子走在前边，忽然驴子直起了长尾巴，父亲笑着冲我们喊：“快捂住鼻子。”可粪便还是擦在了车轱辘上，姐姐嫌弃地落在车后面跟母亲走路，我不想走路，翻身爬上了车轱辘，皮鞭挥动着，父亲“驾驾”的声音回荡着。碰上逢年过节，车上采购满了年货，我跟姐姐就会坐在车轱辘两边，父亲牵着驴子走在前边，忽然驴子直起了长尾巴，父亲笑着冲我们喊：“快捂住鼻子。”可粪便还是擦在了车轱辘上，姐姐嫌弃地落在车后面跟母亲走路，我不想走路，翻身爬上了车轱辘，皮鞭挥动着，父亲“驾驾”的声音回荡着。

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父亲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慢慢地架子车就失去用武之地了。前几日回老家，看着大哥给丝瓜搭架的木柱很熟悉，分明就是架子车的车轱，看着拆解得七零八落的架子车，竟有些忧伤地想起了那辆见证了童年时光的架子车。

（魏青锋）

忙趁疏雨看荷花

大雨从早上就几乎下个不停，中午时估计像人一样午休了会儿。据我预测，午后一定还有一场意犹未尽的疾风骤雨。那么，要是骤雨过后再下一个多时辰不稠不密的雨，去看荷花那就更臻于完美。

午饭后，去往荷塘的路上，果然是一阵大雨，如我所愿。撑着伞，依然裙摆湿透。走到荷塘时，又是我想象中的疏雨，一点一点，从天上走着遥远的路程，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落下来。雨滴，滴在树叶或水塘，地面或伞上，有着鲜明欢快的节奏感。在广阔无垠的天地间，每个雨滴都好像自动分散成疏朗的距离，调皮地互相观望，轻声说话。

天空渐渐微亮，那是太阳将未出，隐在灰色的云层后面，也把云的边缘镀亮了。雨滴透着光亮，一滴一滴落下来。如果说杏花微雨是春天

的古典浪漫，而荷花疏雨乃是盛夏最美的诗情，趁着疏雨看荷花，不负花，不负雨，更不负自己。被雨水洗濯过的园子，湿润清新，草木们散发着独有气息和味道，有意挑那些蜿蜒泥泞的小路走，仿佛走回了山野。起了一点风，雨滴倾斜，还没走到荷塘边上，还没看到荷花，便有一片粉色的荷花花瓣，像一只蝴蝶翩然飞过来，轻轻落在脚下，我赶紧弯腰捡起。这片花瓣莫非是先于满塘荷花来迎我的？

转角，看到了荷塘。经过几场雨的



无意侵袭，此刻那些花瓣零落的，肯定是迎着风雨盛放过的；而那些已经举着莲蓬的，和一些含苞待放的，迎风迎雨依旧安然无恙。每一片墨绿如盘的荷叶中随着风势滚动着大颗晶莹的雨珠，让我不禁想到天使善良的眼泪。

我常常羡慕造物主对荷的偏爱，赋予她不染纤尘的一生，不做人，灰尘随时都落到身上，看不见，弹不掉。荷轻轻松松地做自己，所以眉眼间净体态轻盈，心思简净从容高雅，选择在四季中最火热的时刻绽放自己。荷，没有依附，不像同生于水中的浮萍，它的根和茎都是坚定的，坚定地托举着自己的花朵，保持向上的姿态。

朵朵红莲，青青荷叶下映衬的自己，无论如何都是越来越真实地接近沧桑，仿佛从来都没好好开过一次。走过几池荷花，发现疏雨已住，太阳微微露出了一点脸。雨停了，风想发一下威，稍一加大力度，就听见许多沙沙的声音。一看，原来是风吹斜了荷叶，里面的雨珠便哗的一声落进水里，荡起一圈圈的涟漪。好多荷叶倾斜，好多雨珠落水，组成了天然的雨后荷塘交响。这美妙纯粹简单的音符，一点点融化了刚刚的沧桑之心，仿佛看见自己的心开成一朵白莲。

以为雨这次是真的停了，却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雨滴，这雨正合我的心意。忙趁疏雨看荷花，假如雨水不停止，就让我永远不走出这片荷塘。

（李艳霞）

时间的意义

时间的意义，在于它根本就没有意义。它没有长度、宽度和纬度，而是我们的生命给了时间以温度、深度和高度。

时间的意义，不是一页页翻去的日历，而是只争朝夕、播撒汗水的执着与坚守。工作中的苦事难事、急事险事，接踵而来、应接不暇，不回避、不退缩，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协力，以“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敢啃硬骨头”的韧性、“争当出头鸟”的胆识，一件一件地办、一锤一锤地敲、一年一年地干，在滴水穿石中成就云蒸霞蔚，时间的意义是奋斗。

时间的意义，不是徒增的皱纹和银丝，而是朝夕相处、灯火可亲的温暖和陪伴。父母年迈，子女尚小。耄耋之年的外公、尚未周岁的外婆女，虽然常常热闹得不可收拾，忙得无暇照顾，可看到父母膝下承欢，儿女健康成长，所有的付出都将值得。而我们都是时间这趟列车上的乘客，不知道谁会在什么时候下车，时间的意义是相伴。

时间的意义，不是钟表上走过的刻度，而是在时间的沉淀中，越来越深的情谊；认识的人越来越多，能说话的人却越来越少。而真正的朋友，应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踏实；是

“铁流后卫”鏖战华家岭

华家岭地处通渭、会宁交界。1936年秋天，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为阻击敌人，保卫会师，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五军与敌人在华家岭激战两天两夜，有880多名将士牺牲，永远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当时，红军二、四方面军进入甘肃，挥师北上，向静宁、通渭、会宁集结。为阻挡红军前进，蒋介石急忙下达军事部署，调集王均、毛炳文等部队，从几个方向围追堵截，并制订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把红军部队消灭在西（安）兰（州）公路以南。

为粉碎敌人阴谋，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命令红五军阻击敌人。接到命令后，红五军沿华家岭西兰公路两侧，在20公里长的深沟里设了一个伏击圈，只待敌人钻进“口袋”。

红五军以能征善战、作风顽强闻名于世。长征期间，红五军担任后卫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赫战功，荣膺“铁流后卫”光荣称号。

接到命令后，军长董振堂作了战前动员，他对战士们说：“我们一定要打好会师后的第一仗，多消灭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休整，用实际行动保证会师部队北进！”

1936年10月21日，敌人先头部队赶到华家岭马营镇。敌三十七军9个团自恃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气焰十分嚣张，排着四路纵队，沿公路行军。22日早晨，见敌人已进了伏击

“红泥小火炉，能饮一杯无”的畅快；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美好；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思念。在你满腹心事时，有人愿意倾听，在你压力倍增时，有人愿意陪伴，时间的意义是温暖。

时间的意义，不在于情深缘浅，有缘无分，而在于是否在对的时间相遇。太早，忐忑犹豫的不确定、欲言又止的矜持、难以自控的倔强，虽然心有戚戚，却相互折磨让彼此走向不同的方向。也许再晚一些，当彼此在生活中慢慢地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善待和妥协，再相遇，是否会十指紧扣，彼此珍惜，时间的意义是缘分。

时间的力量，既可以滴水成冰，又可以覆云为雨。如同一斗米，一天的时间可以做成饭，一年的时间可以任其发霉，十年的时间却可以酿成美酒。也许，每个自强不息的人都曾无处可依，每个百毒不侵的人都曾伤痕累累，每个看淡情爱的人都曾至死不渝。而它的不同在于，我们在时间的无限洪荒中，做了什么。

时间就是这样不疾不徐、不偏不倚、不离不弃，它在以分、时、天、年为长度，以事业、亲情、友情、爱情为宽度的人生象限里，展示着它的意义……

（郭炳飞）



党史故事周周讲